



走进大师

东山魁夷

刘晓路 编著

进入大师生活，探知大师心灵的秘密，了解大师一生的大力重画

东山魁夷



人民美术出版社

走进大师

Kaii Higashiyama 东山魁夷

刘晓路 编著

人民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东山魁夷 / 刘晓路著. - 北京: 人民美术出版社,
2002.12

(走进大师)

ISBN 7-102-02735-4

I. 东… II. 刘… III. 东山魁夷 (1908 ~ 1999)
- 生平事迹 - 摄影集 IV. K833.13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97670 号

走进大师 东山魁夷

刘晓路 编著

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总布胡同 32 号 邮编 100735)

人民美术印刷厂制版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开本: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7

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,001~3,000 定价: 29.50 元

東山如此

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 tong book.com

序



程大利

艺术大师是人类文化史上的灯盏。请想一想，如果没有莫扎特，没有肖邦，没有八大，没有齐白石……我们今天的生活会是多么暗淡。

其实，艺术大师的生活和常人没有什么不同，只不过他们对生活有着更加真挚甚至偏执的热爱。同时，他们有着敏锐的观察力，对常人司空见惯的事物有时会有独到的感受和强烈的表现欲望。一个不热爱生活的人不可能热爱艺术，更不可能成为艺术大师。大师是属于时代的，大师作品是社会生活的产物。

大师们的作品和他们的生活经历、精神历程是密切相关的。出生于意大利北方城市利沃诺的莫迪利阿尼整日吃不饱肚子，疾病缠身，画出的人也是眼神忧郁，一脸病容，如果通过现代电脑特技让画上的人动起来也一定是迟缓无力；而毕加索是个精力充沛的加泰隆人，成长于斗牛士的故乡西班牙马拉加，他声称画笔是战斗的武器，他一生都在用画笔在画布上拆解这个世界，男人、女人、风景、动物都变成了一块块结实难看的几何体向观众砸过来，就像一头头狂奔而来的公牛。毕加索也经历过短暂的蓝色时期，那是他初闯巴黎失败，回到巴塞罗那老家的一段精神失落期。画中的人物生活贫困、造型细长、色调忧伤。但他再闯巴黎成功，一个画商一次买走了他一车画，他的作品中一扫深重的蓝色，进入玫瑰色时期。而可怜的莫迪利阿尼跳楼而死时只有36岁，酗酒、吸毒，被肺病折磨得气息奄奄，但如果他能幸运地渡过难关，一生不再为生活而发愁并且像毕加索一样活到93岁，他的作品又该是什么样



子呢？谁也说不好，说不定他就不画画了。

或许真正的大师是不屈服于生活的，命运打不倒他。他们可以沉醉在自己编织的梦境里，用直觉的力量作画。夏加尔是俄国出生的犹太人，一生颠沛流离。他想像力极其丰富，善于抒情，被誉为“爱的魔术师”和“梦的诗人”。他常说自己的艺术是“心理的写实”，即不是把艺术作为解释外部世界的手段，而是把它作为表现内部世界的工具。让我们看看夏加尔的作品：《生日》中那经典的回头一吻也许有超凡脱俗的宗教色彩，但那床单分明是俄罗斯民族美丽的民间工艺，夏加尔小时候也许就用着这样的床单，这东西在他头脑中的印象太深，他脱离不了这种生活的印记；《我和我的农舍》不是一个情节，而是一种梦想，但房舍、教堂、持锄归来的农夫和门口守望的主妇，还有挤奶的姑娘，无一不是夏加尔俄罗斯生活的回忆。生活在异乡，更加思念故乡的生活。生活中的大师和生活中的常人是没有什么两样的。

齐白石的恬淡，波洛克的张狂；亚当斯的严谨，达利的天马行空；凡·高的贫穷潦倒，毕加索的富有充实；康定斯基的冷静，米罗的热烈……大师的性格即大师的风格，大师的生活状态、生活环境、生活境遇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大师的精神和创作状态。

这套书从生活的角度去认识大师、走进大师，让你了解大师的喜怒哀乐，不仅揣测他的生活，还揣测他的形象，直接从他那个时代的风景、街道、酒吧、舞台、生活道具等各个方面挖掘他心灵深处的东西。

这套书会带给您一些有意味的启示的。

引 言



刘晓路

我翻开一本画集，上面用毛笔楷书着九个大字：“刘晓路先生，东山魁夷”。这是1991年6月29日上午10时到东山魁夷先生在日本千叶县市川市的住宅拜访时，他亲笔题词赠送我的。不觉已过去10年了，不，是上个世纪、上个千年的事了，但当时的情景还深深地印在我的心头。

他是一个瘦矮的老头，却给人强烈的人格魅力。

早在1982年读大学时，当时在福冈市立美术馆的远藤光一先生给我寄来东山魁夷的画集。他的画顿时迷住了我，继而迷恋他那优美的散文。1984年读研究生时，我便开始与他通信，至今珍藏着他的许多亲笔书信。他也曾给我寄来他的不少画集，并留下亲笔题词。1991年6月我作为北京大学友好代表团成员访日，打电话想去拜访他。当时他正因病住院，为了接待我的探访，在我旅程的最后一天，他专门从医院回到在千叶的住宅，使我深受感动。

1995年7月起，我作为东京大学访问学者到日本访问一年。同月24日，我有幸在东京高岛屋亲眼观赏了大型的《东山魁夷展》。多次来东京，我还从未看到一个画展吸引了这样多的人。我不愿放过今天的机会，结果排了两个多小时才到门口。展览厅内更是人山人海，我不能有选择地看画，更无法认真看。因为完全是被人流匀速地推着走，在画前的时间过短，而且有一些时刻还是被迫在两幅画之间的空墙边流失的。甚至在堆积如山的图册前也排着长长的人流，在中国难以想像画册会卖得那么好。由此明白东山在普通日本人心中的近乎圣者的地位。



在所有日本画家中，魁夷是最值得尊敬的一个。这不仅是由于他作为现代日本画的杰出代表，不仅是由于他的绘画雅俗共赏，而且由于他修养高雅且平易近人，具有人格的魅力，也由于他对中国人民、中国文化具有深厚感情。他的散文富有情调，而且对音乐、哲学、历史、文学、宗教乃至人生的修养和悟性在其他日本画家之上。

1999年5月6日，东山魁夷在东京长逝。1236年，中国的鉴真和尚（注）恰恰也是在5月6日同一天在奈良迁化。不知是巧合？还是一种缘分？东山对鉴真和尚一直极为敬仰，如同另一位日本画家平山郁夫对同时代的中国玄奘高僧的敬仰一样。他的许多画与鉴真和尚有关，正如平山郁夫的许多画与玄奘高僧有关一样。我想：这是一种缘分。鉴真和尚与玄奘高僧作为中国唐代佛教巨人，一个东渡将中国佛教文化引入日本，一个上西天到印度寻求佛教文化的源泉。而东山和平山则分别为沟通东西方文明继续作贡献。鉴真东渡抵达日本弘法时已67岁高龄，而东山为完成纪念鉴真的障壁画到中国写生时也正好67岁，这也是一种巧合吗？

东山魁夷的艺术贯穿古今东西，代表着战后日本画的最高成就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作为战后日本画的象征。他的去世，不仅伴随着一个世纪、一个千年的终止，在日本美术史上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。

1978—1979年，东山开始在新潮社出版《东山魁夷画文集》。这套散文集在似乎漫不经心的叙述中流露了他的人生观和艺术观，尤其是风景画的理论。我想：这不仅对一个画家的风景画，而且对所有人的艺术和人生都有助益。

因此，将他的画和艺术理论系统地介绍给中国，是对他最好的纪念，也是我的小小而长期的心愿。

注：和尚，在日语中指德高望重者，经常特指鉴真和尚。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序 | 程大利 1 |
| 引言 | 刘晓路 3 |
| 1 流转无常的生存标志 | 1 |
| 2 追求自然之路 | 11 |
| 3 人和自然 | 19 |
| 4 传统和现代 | 23 |
| 5 写实与抽象 | 31 |
| 6 水墨画的邂逅 | 49 |
| 7 与风景的对话 | 59 |
| 8 自然和我 | 101 |
| 9 水墨画的世界 | 151 |
| 东山魁夷年表 | 189 |
| 后记 | 193 |
| 彩色图版 | 197 |

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I 流转无常的生存标志



“一出生，我就成长在东西方的交接点上。对异国的憧憬、对故土的眷念，就是我的宿命。”

“我时而来了，时而去了，没有应具的常居之世、常住之地、常安之家。只有流转无常，才是生存的标志。”

东山魁夷

东山魁夷的祖籍是濑户内海中的盐饱群岛。祖父在明治维新前的风急云涌年代来到江户谋生，曾受到夏本武扬的知遇；明治以后在品川经营船业，一度相当兴旺。祖母是品川人。父亲东山浩介生于筑地，长在品川，以后在横滨从事船具商，与从丰桥来的母亲结婚。母亲家曾从事火绒的生产，在火柴普遍使用后破产了。父亲和母亲在所有方面都不合，他们的结合除非母亲忍让，否则没有维持的可能性。

1908年7月8日，东山生于横滨，初名新吉，是一个轻松吉祥的名字。在神户渡过少年时代。当时随明治初期的门户开放政策，横滨和神户已由小渔村暴发为日本最大的两个海港。云集的外轮、满街的洋人、满街的洋文广告、盛开夹竹桃花的欧式白栅庭园……异国情充满少年东山的身边。古街上则弥漫着浓厚的乡土气息，每逢佳节，家家户户张帷幕，挂灯笼，敷毛毡，立屏风，亲切的民族情耳濡目染。血统和民族的遗传、环境和风土的感化，对东山的成长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。(图1)

东山的家是土垒的房屋，但位于神户下町，靠近仓库林立



图1 幼年的东山魁夷（中）



图2 少年的东山魁夷（左）

的海岸，没有佐贯镇上所见的那种苦难深重的感觉，柱子也没有被煤烟熏黑。只是柱形时钟相当古老，家人站在踏板上，用手指回旋文字盘的长针，听着嘭嘭的声音校正时间。与那个时针同样值得怀念的，是大汽船的汽笛震耳欲聋，小蒸汽艇的引擎声亲切动人，还有岸边帆船桅杆咯咯的摇动声。

东山的母亲也在柱形时钟下缝缝补补，无论何时都让孩子们穿得整整齐齐。（图2）从大门口开始，土屋呈直线向内延伸，在里面有厨房和井。厨房的天井通向二层，从二层的内窗窥探，煮饭的香味飘满屋子。小孩的房间就在二层。那种香味刚一飘来，不久就传来母亲的招呼声：“开饭了！”

住宅外墙挂着“东山商店”这一小小的青铜招牌。商店的土屋中，堆满了油漆桶、煤油灯、辘轳、缆绳、锚等什物。墙壁上挂着汽船、船坞的照片，台子上放着帆船的模型，角落里有一个大型的保险柜（里面似乎只有书籍）。



父亲喜欢摆阔，好打扮，至死炫耀着纯正的东京腔。但他并不善于经商，赚一千花一万，值得羡慕的是他属乐天派。

东山在三个男孩中居中，外表上是温顺天真的少年，但内心封闭，行为孤独。随着进入幼儿园、小学，虽然在狭窄的范围里能够保持与社会的联系，但在单独的时候从内心有一种强烈的休息和解放的感觉。之所以内心封闭，一方面由于天生的性格，一方面也许多少有来自双亲生活的影响。在性格各异的双亲之间有深刻的危机。幼年时的东山就体会到强烈的人间爱憎。（图3）

正因为东山的外表显得天真，所以受人喜欢，却又将更深的阴影投射到心中。东山始终没有甩掉这些阴影，相反，它在东山的心中潜滋暗长。东山从幼儿时就喜欢关在房间里画画，与此不无关系。到了中学生时代，独自一人置身于山间海边，感到无比的安逸。于是，在父亲的反对和母亲的担心中，东山几经踌躇，终于选择了成为画家的道路。

中学——最富于

幻想的时代来到了。东山爱好本民族的文学，在美术上却对西方的更感兴趣，对于音乐则完全倾倒于西方。中国的美术青年也都有相类似的经历



图3 小学时代的东山魁夷（右）



——对于东方艺术的理解，修养重于直觉。东山偶而也对奈良古佛、障屏绘持有好奇，但激励这个中学生的，还是西方美术。东方画人传如雪舟、吴道子不能诱惑年轻人，只有像米开朗基罗、罗丹、凡·高、高更、毕加索等人的传奇性经历才是震撼人心的。

东山志愿当画家时，并没有考虑要成为日本画家。在他的家系中，与艺术有关系的人一个也没有。所以，在中学毕业、决定将来道路的时刻来临时，连一个具体咨询的对象也没有。

我读文艺复兴、印象派巨匠的传记，通过美术书籍看到他们的作品，因而稍微具有西洋美术方面的知识。又由于接近京都、奈良，曾在智积院观赏了当时认为是山乐所作的樱和枫图，也曾在三月堂的月光菩萨前长时间伫立。但是，从神户的生长环境说，倾向于西洋音乐和西洋美术是很自然的。我买了一堆油画颜料，一面阅读技法讲座，一面进行风景写生，或摆苹果等进行静物习作。

成为画家，父亲是绝对反对的。父亲虽然并不指望孩子们继承船具商店，但不认为画家这种人是正经的人，也许害怕我踏入与自己不相干的世界。父亲不得不接受我的志愿的时候，也说过：“要是日本画的话，还马马虎虎。”那是因为在东京的朋友中有的收藏有书画之类，父亲曾向他咨询过我的事，他对父



亲说：“如果不是日本画，绝对不行！”大概那个人本身也喜欢日本画。

我虽然也进行过石膏素描，但因为神户还没有绘画班，只好在放学以后画中学图画教室的石膏，在自己家中也买二三个小型的石膏练习。因此，感到进入洋画可能比较顺畅，一旦变成日本画，则如堕入云雾中。但是，因为以前那样反对成为画家的父亲也让步了，所以我想不管是日本画还是什么，反正先进入美术学校再说。于是，我误入了日本画的世界。

现在看来，尽管事过多年，但打算学洋画的我，并非可以简单地转换为日本画。那个时候虽然没有意识到，比起油画来，我更潜伏着适于日本画的素质。这难道不是来自命运的呼唤吗？

美术学校在举行日本画科的入学考试，第一天是菜花的写生，第二天增加两个贝壳。没想到我被录取了，以后才知道其中原因。原来，主任教授结城素明刚从国外归来，认为日本画的技术应该在学校中学习，所以制定了优先录取有素描功力考生的方针。

1926年我进入了美术学校的日本画科。毕业后不久又去欧洲留学两年。这种对日本画家非常罕见的经历，从我自身说却是自然的事。看到西洋的艺术，年轻的我完全被征服了。然而，我终于改变了看法，带着对日本画的深爱而归国了。



东山的家庭环境及社会关系均与艺术无缘,当他成为画家时,翘首于油画是理所当然的,对西方艺术的倾倒也终生伴随着他。1926年,他考入东京美术学校时,命运却将他安排在日本画系。塞翁失马,安知非福?当时的日本画系主要受结城素明和松冈映秋两教授的影响。结城刚从国外留学归来,满腔热情地大声疾呼从国际视野引导日本画的新发展;松冈则精神百倍地鼓吹从新古典主义立场推进传统大和绘的技法。东山从这两位观念相反的指导者那里接受到同样热诚的教育,心中则另有磁针。(图4)

1931年,东山一毕业就打算实现夙愿——去欧洲,不是作为一般的美术旅行,而是生活几年(图5)。从新古典主义到后印象主义,世界美术的中心在法国,但东山更崇拜意大



图4 东山魁夷(中)与朋友在一起



图5 年轻时在德国